

我的科伊伯帶

——我與科幻小說

駱以軍

很奇妙的，也就是這樣一個十年，我自己從四十五之齡，發生了回頭看如此劇烈的「從內到外，上下四方的經歷、感覺」。第一，是我真的進入網絡世界，那之前的我，完全是電腦白癡，持續了二十多年閱讀紙本書的「深閱讀」習慣。但大約就是十年前，我掛上了網絡，甚至可以說是酗癮的程度，閱讀習慣被大大破壞，貪看 YouTube 上的各種垃圾影片。這之間我迷上了壽山石，在淘寶買石，逛各種（我錯過、遲到了十年）大神級藏家在帖子上，關於壽山石的各家雕刻大師、各種技藝、各種傳奇、各種如今已失傳的品種。這是年輕時的我不可能想像的我。我也是在這十年的頭幾年，迷上量子力學，是透過網絡搜尋詞調解釋，逐步蓋起內在對我這青少年時晃蕩失學，無任何理工科基礎的腦袋，一個變幻弔詭、微觀卻無垠的大教堂建築，然後，我可能是生吞活剝各種視頻上，講解維度、時間、空間、宇宙與信息宇宙的科普視頻，真的，這變成活進一個「大腦被加掛快速、壓縮檔、範疇比之前的我大百倍」的資訊世界而不自覺；請不要罵我，我也是每晚透過視頻，看了無數那種把人家經典科幻電影、日本大導演（譬如溝口健二、成瀨巳喜男、黑澤明）的電影，像壓縮檔印進我的腦額葉裏；還有一種講述世界各離奇兇殺懸案的視頻，那每個兇案的詭譎、機謀、心理演劇，都不輸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小說中的情節，對我像本能背棋譜，但同時就覺得虛無惘然。有一段時間我也看美劇，那些超強的，莎士比亞在二十一世紀的學徒們，但蜂巢狀結構確實已像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命運交織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所說，維度錯織繁複，人在重案鑑證科、或怪病的現代醫學追蹤知識、或美國高級權力世界的博弈遊戲，不可思議的多股系統、迴圈、懸疑、反饋罪與小小的良知，那許多根本是我這在小小島嶼之人，無需知道的知識：律師世界、黑幫毒梟的世界、金融或貨幣戰爭、美日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每一個小島那麼慘烈、殘忍，每一場登島戰役的詳細經過、海戰時每艘艦艇的名字、死傷數字、指揮官名字、戰術與運氣的旋轉輪、人類的祖先可能是外星人的各種證據……

第二，是這十年，我真正有機會比較尋常，甚至是某幾年，比較頻繁地進入真實的中國。我在北京、上海、廣州，不同的機會，遇見一些比我優

秀、強大、有教養、有全球觀的比我年輕的人，非常不可思議，這是和我年輕時讀阿城的小說、莫言的小說、王安憶的小說、余華的小說、韓少功的小說、李銳的小說，完全找不到銜接處的全新人種。他們似乎是被派來接管一個比我能想像，大許多許多倍的超大太空船，那樣的全新人類。但同時呢，我迷上了諸如《華山論鑑》、《觀復嘟嘟》、《國寶檔案》、《尋寶》（走進南京、徐州、或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等視頻節目，如同我後來寫進小說《匡超人》裏，那幻之又幻、審美教養極高、價格也瘋狂的宋瓷、明青花、清三代官窯的高門檻辨真辨偽，但有那麼多大叔大媽抱出那些被破壞和保存之物、被造偽和鑑真之物、假的故事和真的故事，那些專家和那些抱着「薛定諤之貓」——判死之前就是真的、活的——那些「故事」上來，成為眾人圍觀、嘆息的秀。這同一時期，我迷上並反覆重讀《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紅樓夢》。似乎那是一幅唐卡，把所有的狡詐欺蒙、男盜女娼都壓縮繪製其中。

這對我內心的痛苦、撕裂，可能超出我年輕時能想像，沒入「小說」這個海洋，那遠遠無法掌握的分崩離析。譬如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或黃錦樹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或董啟章的《後人間喜劇》，那對我都像是人類心靈最初從玻璃的透鏡，觀看到細胞，或是木星，或是後來的DNA螺旋體，有一種可能，就是我若是精密微觀、着魔瘋狂記錄我所身處的這個「時空壇城」，它就是相對於「中國」的異托邦（heterotopia）。而其內卻確確實實有真的流動、生命的火苗、失落的夢境，每個個體光要記錄下他，如卡爾維諾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月光映照的銀杏葉地毯」一章中所說：「漫天飛舞的銀杏葉的特徵在於：事實上，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飄落的葉子，出現在與其他葉子不同的高度，因此視覺感官所坐落的空洞而沒有感覺的空間可以區分為一系列的連續平面，在每一平面，我們發現一小片葉子在旋轉，而且只有單獨的一片。」

但問題是，我又不只是個「寫小說的人」，我也活在那個岔出於1949，其實數量頗大，我父親身在那個的那個，比當時的考古學家發現之高昌、樓蘭，甚或西夏，其實規模或都要大的一個「平行宇宙」嗎？當然它其實正在或已經消滅了，真實的貨幣意義不在了。它的覆滅，其實合於物理學，如冰塊融解於湖泊，我身邊的許多人，或許可以將之描述成「武裝難民集團」，而我無法回嘴，因它確實以時光資產而言，不等價於我那些情感連續到「台灣」而非「民國」的朋友所擁有。它又確實和這個我們說的「中托邦」或「異托邦」的那個中國完全無涉。它的暴力，它的老大哥化，它不同時期傷害並甩出其太陽系的，像波拉尼奧筆下的那些真正「斷肢殘骸者」、內向寫實主義詩人們，這些，其實在我這一代人身上，被隔絕着，冷戰着，防禦且惘惘威脅着。像失控的太陽，我作為我父親這輩人的下一代，一直被教誨，算你運氣好，當時你老爸抽腿跑得快，能登上其中一艘碼頭的擠滿螞蟻般恐懼之人的大輪。

我或許多像我這樣的人，沒被那擴大的太陽火球吞噬。這形成一種，90年代以降，一直到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吧——黃錦樹曾將台灣我這被「60後」（我們叫「五年級」）的小說家某幾個（包括跟台灣小說血緣頗深的董啟章），稱呼為